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二十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一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為

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寘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温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内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正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後父肇之郡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

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乳之宣帝從仕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恕不問也太祖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三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瓷印畫青綬祠

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並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每寢臥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兎跳起尋之不

得及墳成免還棲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
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三年
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都鄉君壽之子興道
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義徽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
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為娣姒庾氏勤
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為舅姑
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

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為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為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隐不聞端門鼓

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為文惠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為人所抄掠文惠太子

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摠身送后兄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為南郡王妃四年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宫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設故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為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宫贈后父金紫光禄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為宣德宫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宫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

安后兄晃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之女也永明二年納為南郡王妃十一年為皇太孫妃鬱林王即位為皇后嫡母劉氏為髙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為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在床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禀性淫亂為妃時便與外人姦通在後宫復通帝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宫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

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為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為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為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禄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為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禄大夫母王氏平陽

鄉君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為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即位為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黄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並為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蕣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為隨王妃中興元年為皇后帝禪位后降為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綠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閫業

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母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庭同休陰教遠變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頗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閒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挾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

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縻海內以贍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来也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裴穆儲闈位亦從隤明敬典册配在宗枝秋宮亦遽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東制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二十

南齊書卷二十考證

武穆裴皇后傳吳郡韓蘭英○汲古閣本蘭下旁注宋本作藺四字

后牀帷陳設故舊釵鑷十餘枚○汲古閣本牀下旁注宋本作宋四字

史臣論雕金鏤寳頗用房帷○頗用南監本作照燭

內奉宮業曾莫云改○內奉宮業南監本作奉巳之制

南齊書卷二十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一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為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盆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

親侍軍旅除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勑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内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遷黄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為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

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户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

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誘降

晉壽亡命李烏奴討平氐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

沈攸之事起栢年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

而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栢年據

漢中不受命栢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

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栢年許啓為府長史栢年

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栢年梓潼人徙居華陽世為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氐寇斷晉壽道栢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氐賊遂為梁州栢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為宋明帝所知既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勅答曰栢年幸可不爾為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

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

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即位為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闥永明三

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擿句令太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

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禄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

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

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况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

暎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暎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小大因其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内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

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内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𤣥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傍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毁撤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

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

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忪懼有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痾疾大漸惟幾顧陰待謝守器雖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既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遺恨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東

宮見太子服翫過制大怒勑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内懷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况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雖温文具美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

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有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方爲守器植命不延

南齊書卷二十一

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文惠太子傳我雖不行内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汲古閣本長懋下旁注宋本無已上十六字

史臣論雖温文具美交弘盛迹○汲古閣本無雖字温文下旁注三字宋本闕

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二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寛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起家為太學博士長城令入為尚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

為晉壽縣侯除通直散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
太祖出頓新亭壘板嶷為寧朔將軍領軍衛從休範率
士卒攻壘南嶷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
郎尋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賧伐荆州界
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怒酉溪蠻王田頭擬
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
婁侯簒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
平民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

自豫中請立而晏庾懼亦歸附嶷誅晏庾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為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諮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内嶷令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閒窺見以為有備乃去太祖帶南兖州鎮軍府長史蕭順之在鎮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

必先人受禍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殞太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宫内直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内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藴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為内應也嶷知藴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摉檢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流平後世祖自尋

陽還疑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千五百户仍從都督荆湖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時太祖輔政嶷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檎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

長不得與人為市諸曹吏聽分畨假百姓甚悅禪讓之
間世祖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
太祖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二年以
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
王邑三千户僕射王儉牋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
散亡實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
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

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上思為經畧乃詔曰西關總司王畿誠為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為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

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
也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春虜寇司豫二州疑表遣南
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
屯西關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爲憂疑
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彊守遏其津要彼見堅
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疑以荆
州隣接蠻蜑慮其生心令鎮内皆緩服既而虜竟不出
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

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數

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暎府文武配司空府薨以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薨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敕得乗輿至宫六門太祖崩薨哀號眼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劒為三十

人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世祖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獻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竊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

俗啓解令職但昬辭為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别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為身災況

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嶷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資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禄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為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覈務令優衷事

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秩殊恒序況乃地侔前准勲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為四千户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帬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内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

紗帽以侍宴焉啓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脱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垂敕又啓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脱以為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轝出籬門外乘轝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

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况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来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啓曰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屩不意為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都

脫不為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仰希曲照上答曰傳詔臺家人耳

不足涉嫌鄣扇吾識及以来未見故有敕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知令致物議耶吾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佚轂但牵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啓湏間言自更一二又啓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間之始得開顔近頻侍座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間節聲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往秋之

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
順之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
競啓聞云臣車逼突黃屋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
何容易仰賴慈明即賜垂敕不爾臣終不知闇貽此累
比日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
御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為復上啓知耳但
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啓無生閒縫
比閑侍無次畧附茹亮口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

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常且臣五十之年為討幾時為此亦復不能以理内自制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賜故板啓榮内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為辦無乖格製要是梩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宫玄圃乃有栢屋製甚古拙内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

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
率爾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
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爾所啓
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照體臣心
便當永廢不脩臣自謂令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為微
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貸屢降嚴旨少
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
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

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為樂耳上答曰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别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凡諸普敕此意可尋當不鬬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須見汝自更委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㲸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

以年期寄疑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横繫牛角放歸其家為治存寛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

顧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恃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工巧督卹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内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

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紜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蚊蟻何足為憂已為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𦖋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

還第上令世子子鹿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
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尋人乃徙其
表闕騏驎於東崗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
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
游幸唯嶷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宫門嶷下輦
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
内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
所獻氊車賜嶷每幸第清除不復屏人上敕外監曰我

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嶷謂上曰古来言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千户嶷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户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嶷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廹遽隂無

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昊彊德納和為億兆御臣
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四十九
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嶷明哲至親勲髙業
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
奈何奈何令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衮冕之
服溫明祕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
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
府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春秋所以

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哀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

之貌接下無毁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棲於静默絶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為難在於令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悦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賛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髙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兹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

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覿貌而天心不懽見形而
聖儀不悦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没在聖
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
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顔誰不悲悚歴古所
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
贈不彰如其脱致虧忘追改為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
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况事光先烈者寧
可鈌兹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

温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曰龍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侵於時候卹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

之華儀刑列郡之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
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紘陪禪五岳
天不慭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遠戒
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
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
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
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

老前路幾何居令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無吾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脩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槃水盂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菓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轝扇繖朔望時

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盃飯檳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
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為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
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為辦事事
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
之外惟下鐵鐶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
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
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
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

朝臣上獻赦流涕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悲感乃敕毀之甍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鞾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逺隮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

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沖粹表於
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
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獻篁不追感纒奉車
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彰慕望遂結哀輒欲率
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
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况道尊前往
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令便反假無由躬事刋斵須至西
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譪又與右率沈約

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衮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絶照載若夫日用闇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閲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壥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弘烈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並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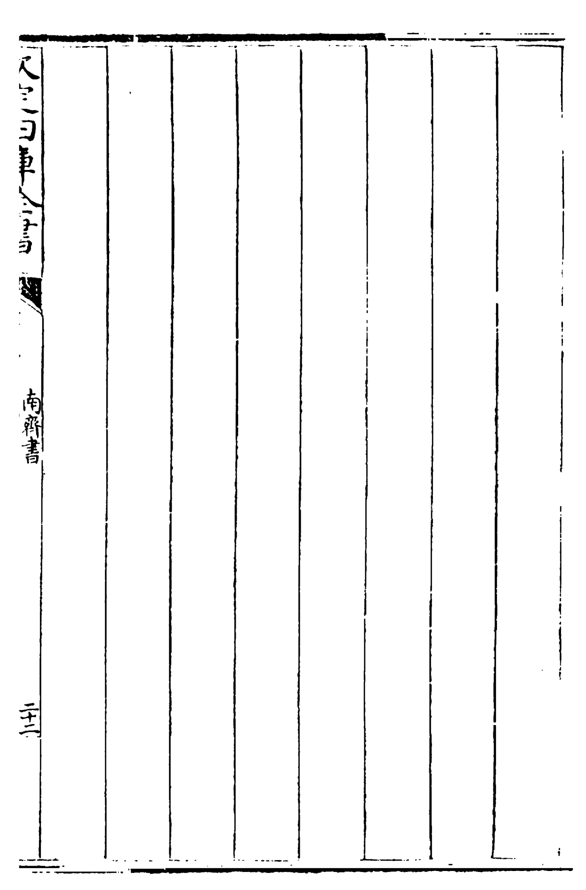
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髙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詶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廕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葢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答曰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慭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刋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

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彛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欻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為文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復侯子響為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户子響還本子廉為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軍將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第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准素姓三公長

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黄門郎義師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第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彞則朕當此樂推思弘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冑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户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平末及光武之業梁孝感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嬌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内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載初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南齊書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李炎

謄録監生臣馮光熙

南齊書卷二十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四

褚淵 淵弟澄 從弟炤 徐嗣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

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洗馬祕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遷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鵲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得自專決事平加驍騎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衆軍淵還啓帝言盱眙以西戍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亭並已圍逼安豐

又已不守壽春衆力止足自保若使遊騎擾壽陽則江外危廹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湏實力重戍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雩都縣伯邑五百户轉侍中領右衛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辭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名淵付以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為吏部尚書領常侍衛尉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

昏須養固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期年不盥櫛惟哭泣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淵初為丹陽與從

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謂人曰此人材貌非常將来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太祖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兖州增户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

誠率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惟廹
寔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諂歸
咎既已覥顔乃復乗災求幸藉亂取貴斯實國家之耻
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候請停
増邑庶保止足輸効淮淯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
受爵不復固辭矣淵粲答曰来告頻亮敬挹無已譙貶
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久著言外況復造席舒衿迂
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搉必以輕

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獘四維恇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為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勍寇窮凶勢過原燎釁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總律制奇判於此舉裂邑萬户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勲勞粗塞物聽令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乗平隨牒取此

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沖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内寄恒務倍急東操辭榮將復誰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想體殊常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年

淵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劒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增邑千户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期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代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

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起袁粲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本官如故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太祖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淵美儀貌

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為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

叔知公為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祖在東宫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氣度不妄舉動宅甞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轝来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為宋氏亡徵也太祖崩遺詔以淵為録尚書事江左以来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别拜録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

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
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
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
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
劒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
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於世祖世祖不
許又啓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
慙彦輔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

嬰疾篤爾来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
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
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總録之任江左罕
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禄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
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
矜惜臣若内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劾刑網是
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
自吝寸陰寔顧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為衛

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
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乃
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王
晏黄門郎王秀之問疾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
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懐比雖尫瘵便力出臨哭給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
百斤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吏敬不王儉議依
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

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祖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東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

先朝經綸王化契濶屯夷綢繆終始總録機衡四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録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主埏隧暫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

先解褐祕書郎昇明中為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户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為宫官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貢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長史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祕書監不拜六年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以為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年卒詔賜錢三萬布五十疋

蓁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為員外郎出為義興太守八年

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貴子霽詔許之建武末
為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
謚穆淵弟澄
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
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
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
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為
治立愈尋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

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
導及淵常所乘黄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
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
卒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禄大夫時
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傖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
設鑪火猶不差嗣為作治盛冬月令傖父髁身坐石上
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
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

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
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
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黶黑無數
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
數須臾所黶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
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禄父僧綽
金紫光禄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

歳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容以死請故事不行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時

議不許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壻王獻之為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為黄門郎轉吏部郎昇明二年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為太尉引為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惟為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

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民順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袞琁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

外構栾椽不斲紫極故材為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静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嵗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宫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

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藉末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寛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詶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狥常

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
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
勗識不副意無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
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来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傾心
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為親陛下若
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
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
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

舞王敬則柏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遺詔以儉為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世祖即位給班劒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

虔亡儉表解職不許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

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為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飈之力太

陽躋景無侯熒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衮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惟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

奐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
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
視甍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答曰儉年
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為異世奄忽
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
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
悉停待葬又詔曰愼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彌峻
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
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
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
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
位論道永釐袞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憖遺奄焉
甍逝朕用震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
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葬禮依故太宰文
簡公褚淵故事冢墓材官營辦謚文憲公儉寡嗜慾惟

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受禪下詔為儉立碑降爵為侯千户儉弟遜昇明中為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

迹異乎堯舜伊吕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證
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
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
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改
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
慕君臣之節徒致虚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
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
革寵貴方来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

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禄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内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宫陛

南齊書卷二十三

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褚淵傳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風汲古閣本作夙

出為吳興太守○臣祖庚按通鑑作吳郡注云吳郡近畿大郡也吳興次郡也淵以大尚書出守當得大郡吳郡為是據此則傳云吳興誤矣

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諸本同臣承蒼按褚淵新除之官乃司空非司徒也諸本並誤

王儉傳遷長史兼侍中○監本脫史字從南史增入

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彦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為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

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為雍州辟世隆為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叅軍出為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絶公也元景為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逺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弘農人劉僧驎亦聚衆應之妝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為孔道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為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

諮擢為太子洗馬出為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為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泰山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尋為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

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恵真龍驤將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

王靈秀丁玲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荅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

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茍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出自壠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應愛之若子羽翼吹嘘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𦙍

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並為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己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幸會

推遷頻煩顯授内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
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普
天同哀已以爲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王以皇弟
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畧料擇士馬簡
筭器械權撥精鋭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
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數既懷異志興造無
端乃蹙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户發丁蟻聚郭
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

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內䍐宗廟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王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禀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羇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實惡熟罪成

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黄回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邵宰精甲二萬銜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吕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

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任候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畧屯騎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鸞新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茍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龔光等輕艓一萬截其津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勑勤屯騎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

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

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雌怨之
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
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刄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
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
典有如皎日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黄回軍至西
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
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
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㕥諸軍主曰我被太

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闕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

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為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為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

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
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
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
隔之深為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
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
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
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為難議者多云省一
足一於事為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為云何可具以聞

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啟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擾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為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

曰昨夜得北使啓鍾離間賊已渡淮既畱送死便當制加劉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逥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始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啟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究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

此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齋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籖李黨
曰我不見也入為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
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
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
為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
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為中丞
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

拜仍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晩専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český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弘美譽入參内禁出賛西牧専寄郢郊䖍捍巨

猾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民頌寛徳翼教崇闈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爕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劒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歳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夙㦽全保一藩勲業克著尋准契濶増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

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夫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府轉為太傅五官為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

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偽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

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壤義成縣侯邑千户太祖故以嘉名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為二百户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為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壤坐不糾免官明年為度支尚書世祖即位為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

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為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為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高宗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藩起

兵以褱鎮石頭督衆軍事褱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禄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褱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兖州事虜退乃還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啟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褱衰暮畜伎褱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惟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褱素著幹畧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

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

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為

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

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

亭瓌棄城走還宫梁初復為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為國輔沈攸

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

巨難帝王之大敵栁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

師狐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勍寇垂沮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内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搴旗游藝善術安紘拂軀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南齊書卷二十四

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柳世隆傳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臣祖庚按南史云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蓋言世隆將來是三公中一人也若如傳言似未明晰當南史為優

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臣祖庚按南史云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文義較明此省墓工圖三字未合

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